

台灣歌謠

# 飛過敵鄉的田園

陳明仁的台語詩歌

■ 文·攝影／郭麗娟

漫長的400多年，台灣不僅接受各種政權統治、殖民，即連語言也任人擺佈：日治時期推廣皇民化運動，提倡、獎勵台人說日語，即所謂的「國語家庭」；終戰後，國府政權進入台灣，不僅發布戒嚴令限制人民行動自由，還強迫推行華語政策，型塑另一種「國語家庭」；對於以台語作為母語的台灣人民來說，語言的被箝制、輕忽，導致台語文化的流失，老一輩成了「失聲的一代」，年輕人則對自己的母語產生「語言失憶症」。

始自193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，直到80年代，第四波思想解放時期，藝文界發起「台語白話文運動」，加上90年代狂飆的「本土化運動」推波助瀾下，文壇出現多位台語文作家與詩人，如：宋澤萊、向陽、林央敏、莊柏林……。



▲ 台語詩人陳明仁，透過母語書寫鄉土，以充滿故事性的敘述模式觀照台灣主體性建構，又透過台語詩與歌謠的結合，將台語詩歌推向大眾化。

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當屬台語詩人陳明仁，他透過原汁原味的庶民母語書寫鄉土、台灣人身心的流浪主題，以充滿故事性的敘述模式觀照台灣主體性建構，此外又透過台語詩與歌謠的結合，將台語詩歌推向大眾化。

## 「收公金」繳學費

現任《台語文罔報》社長兼總編輯，也是新聞局審議委員之一的陳明仁，1954年出生於彰化縣二林鎮原斗竹圍，平埔族後代，在1960年代的鄉村，能升學讀書除了努力還需有優渥環境，陳明仁坦言，生在務農之家卻能一路順利求學，都要感謝鄉親。

國小以全校第一名畢業，鄉親們為了幫鄉里栽培人才，不僅勸說父母讓他報考初中，順利考取台中一中時，還集資贊助學費，就這樣，靠著鄉親們的「收公金」繳學費，順利考取高中。

其實陳明仁成為台語詩人是有跡可循的，讀國小時，寫作文就喜歡用台語思考，大量台語詞出現在作文裡，老師還曾警告過他，如果不用「國語」思考，成績一定不好，但他還是以全校第一名畢業。

初中時，仍然以自己熟悉的語言思考，「當時我覺得『國語』真好笑，明明是『枝仔冰』，就講『冰棒』；『棉仔枝』說成『棉花棒』，按照我的理解，『棒』是很大枝的棍子，一枝『冰棒』怎麼吃得完？用『棉花棒』要怎麼挖耳朵？」

儘管高中的美術老師梁丹丰，認為他很有天份，曾建議他報考藝專，以後當個畫家，但在初中時便立志當作家的陳明仁表示：「當畫家成本太高，要準備畫筆、畫紙、原料、畫架……，當作家只需一支筆一疊紙即可。」

陳明仁的作家夢，大一時便在電影劇本裡找到發揮的空間，為了賺取學費，舉凡商業片、愛情文藝片，他都能揮灑自如，林林總總寫過 60 幾部電影劇本。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後，選擇哲學研究所，研究佛理比較宗教的議題，為了研究佛學特地學習梵文，然而佛教的出世、修行，無法感動他的心靈，他嚮往耶穌為人類受苦，不惜被釘十字架，入世救人的精神，這也讓他在 38 歲那年，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
取得文化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後，他到美國遊學，接受專業的戲劇訓練課程，專攻莎士比亞，長達兩年的遊學，所有的開銷是務農的父母「賣地」籌來，因此他自稱是「二



▲ 赴日時，和徐世凱（左，現任駐日代表）合影。（郭麗娟翻攝）

◀ 堅持以台語文做全方位創作的陳明仁，要用文學創作，讓全世界聽到台灣的聲音。

林阿舍」，但是父母當時並不知道他「出國留學」，學的竟是戲劇，而是懷抱望子成龍的殷盼，忍痛賣地。

## 白鷺鷥相借問

陳明仁的創作歷程中，1985 年是個很重要的轉捩點，出生於一向被稱作「風頭水尾」的二林，不但季風強烈，水源取得不易，產業條件和生活環境也相對較差，農村勞苦大眾的地位和福利，根本不受當政者重視，這些現象看在陳明仁眼裡，自是無法接受與妥協，在戒嚴時期便全心投入台灣民主獨立運動，因為從事反對運動，讓他更貼近庶民百姓的生活，他決定用庶民語言寫詩，初始他用漢字寫台語詩，發表在政論雜誌上。

1988 年，在獄中跟台南神學院畢業的蔡有全學習教會羅馬字，「當時我才知道，台語文創作之所以受限，就是缺乏一套通行的拼音文字。」學習到羅馬文白話字，原本就創作過多齣電影劇本的他，就用這套羅馬文白話字，寫了一齣台語舞台劇〈許家的運命〉，取「許」和「苦」的諧音，描繪台灣從明鄭、清、日、民國，台灣人民所遭遇的種種磨難。

提到這齣舞台劇，陳明仁語帶感慨表示：「1992 年，實踐大學台文社演出這齣〈許家的運命〉，參加全國大專盃戲劇比賽，由於劇中隱含台獨思想，而且全部台語發音，演出時評審委員大多聽不懂，成績可想而知，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，參與演出的學生後來都被學校以各種理由記過處分。」

1989 年他和同樣熱衷黨外運動的王明哲合作寫過〈基層兄弟〉、〈老阿伯〉等曲，後來王明哲出版「台灣魂」專輯，「全美台灣同鄉會」極力邀請他們赴美巡迴演唱，1991 年他和王明哲、陳豐惠組成「台灣魂三人行」赴美表演，就在赴美前夕，他徹夜難眠，他想起海外的台灣人，因為種種因素被迫客居異鄉，自己位於二林故鄉的田園，也因為年久失耕早已荒蕪，那麼心靈的故鄉呢？



▲ 1990 年的「三月學運」不少青年學子走向街頭，當時陳明仁（中）和江蓋世（左，曾任立法委員）、蔡文旭（右，現任嘉義市議員）也參與學運。（郭麗娟翻攝）

他在《流浪記事》這本詩集中曾寫到：我是一個農村子弟，應該做一個安定的做穡人，安分的在田園耕種延續後代，就像我的許多同學和鄉親一樣。國小畢業後，我就到台中讀書，開始流浪生涯直到今日，從此我的父母就很難得有機會看到我。他們希望我能常常陪在他們身邊，卻又希望我離他們越遠越好，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只是貧窮與勞動。

父母、故鄉的田園、純白的鷺鷥、拖車的老牛、月夜裡的蛙鳴……，思鄉情緒飛騰翻滾，就著夜色，他寫下台語歌詩《故鄉的田園》：

白鷺鷥，腳長長，想欲相借問，  
你來來去去，會凍飛佻遠，  
咁會飛過阮故鄉的田園？  
牛車路，溝長長，想欲相借問，  
你嚶嚶歪歪，會凍行佻遠，  
咁會行過阮故鄉的田園？  
十五暝，月光光，照阮窗仔門，  
月娘啊月娘，會凍照佻遠，  
咁會照到阮故鄉的田園？  
白鷺鷥，腳長長，  
咁會飛過阮故鄉的田園？



▲ 陳明仁出版過台語詩集、短篇小說集、散文集，去年榮獲第15屆榮後台灣詩人獎。

隔天，他將這首歌詞託給好友李應元（現勞委會主委）代為發表，他從美國巡迴表演數月回國後，這首《故鄉的田園》已經有包括蕭泰然、鄭智仁、紀淑玲、洪瑞珍……十餘人分別譜曲傳唱。

### 異鄉純真童戀

同年的一趟日本行，雖無意間勾起童年時的初戀回憶，卻也增添相識不相逢的感慨。當時他搭乘往京都的火車，忽然發現併行列車有位女子的容貌，跟他兒時暗戀的女孩有幾分神似，無端被勾起的甜蜜暗戀情懷，讓他急欲透過被雨打濕的車窗，確認腦海中始終念念不忘的容顏，併行的列車時而超前時而落後，就在他終於能清晰看清併行列車女子的輪廓時，火車用來分軌的「分道盤」，讓兩輛平行的列車，從此分道揚鑣。

坐在神戶的咖啡廳裡，想起那段逝去的純真童戀，以及火車分道的淡淡遺憾，淅瀝雨聲中，他深情寫下《悲戀的分道盤》：

他鄉的列車，冷雨玻璃窗，  
猶原熟識的眼神，駛向何方，  
黃昏併行列車，見面不能相逢，  
列車啊列車，咁不能相等？  
青春啊青春，咁不能相等？



▲ 曾在靜宜大學任教的陳明仁（左），2004年改寫該校校歌，獲頒獎牌。（郭麗娟翻攝）

### 自譜結婚進行曲

「台灣魂三人行」由於僑胞反映熱烈，曾多次受邀赴美演出，幾乎唱遍全美各城市，「在美國巡迴演出時，感受最強烈，因為很多人都是黑名單無法返台，有些偏僻城市甚至要搭九人座的飛機才能抵達。」巡迴演出雖然辛苦，卻也譜下結婚戀曲。

1992年他和團員之一的陳豐惠決定走向地毯的那一端，近而立之年才結婚，他寫下《少女春夢》表達對婚禮的祝福與期許，王明哲作曲，新娘陳豐惠在婚禮上主唱：

春天花這麼清香，  
甘願作蜂守在花叢，  
採你的花粉糖甜蜜甘，  
春天是我的希望……

人生中有婚禮的喜悅，也有死別的傷痛，1994年，陳明仁的祖母住進加護病房，雖然身為家中的長孫，但是祖母在他出生的隔年，產下一名女嬰，就是他的姑姑，在當時「媳婦幫婆婆坐月子」並不罕見，但他始終感覺祖母較疼自己的么女，反而不疼他這個人人捧在手心的長孫。

在加護病房裡，祖母雖然已經陷入昏迷，他仍然經常在祖母耳邊輕喚並撫握祖母瘦弱的雙手，有一次當他再度輕喚時，發現祖母的眼角噙著眼淚，這時他突然領悟到，祖母不是不疼他，只是沒有表現出來，也未曾說出口而已，眼看祖母的生命正一點一滴流逝，在病房旁他寫下這首《心悶》，「心悶」就是思念，因為當一個人心裡

思念、掛念著自己珍視的人時，心情就會鬱悶不開朗：

風若透，雲著走，變做茫霧罩山頭，  
月若暗，星著到，滿天个浮萍嗒水草，  
毋免留呀毋免留，有緣總會相拄頭，  
若無緣著哪親像，田無溝，水無流。  
世間代，看透透，心悶，攏佇離別後，  
毋通哮呀毋通哮，離別是再个源頭，  
若無緣著哪親像，田無溝，水無流，  
世間代，看透透，心悶，攏佇離別後。



▲ 陳明仁希望透過台語詩歌讓台灣人聽到這塊土地的聲音。

### 翻譯宮崎駿卡通

陳明仁有項很特殊的經歷，就是將日本卡通翻譯成台語發音。1990年，張榮發基金會有鑑於學童所喜歡的卡通影片都是華語發音，為了推廣台語文化，讓學童可以一邊看卡通，一邊學母語，時任該基金會所屬「國家政策研究中心」副執行長葉國興（後曾任新聞局長），便選定日本漫畫家宮崎駿（Miyazaki Hayao）的電影，希望一向熱心推廣台語文的陳明仁能幫忙翻譯。

回想那段重返童心的翻譯歷程，陳明仁表示，自己從來不看卡通影片和漫畫，因為覺得漫畫沒有文學內涵，但是在翻譯宮崎駿的作品後，深為蘊含其中的文學性所吸引，前後共翻譯了七齣作品：「熊貓家族」、「大提琴家」、「風之谷」、「螢火輓歌」、「魔女宅急便」、「龍貓」、「天空之城」，並以台語配音，三映公司發行。1993年，繼續翻譯「藤子·F·不二雄」（Huziko F Huzio）的「叮噹貓」（現更名為哆拉A夢）影片台語版。

除了翻譯卡通影片，他還擔任過〈台灣文藝〉編輯企畫、蕃薯詩社發起人、台灣筆會理事、各校社團台語指導老師，1992年出版台語詩集〈走找流浪的台灣〉、95年出版〈流浪記事〉、96年出版〈陳明仁台語歌詩〉、97年教育部大學升學委員會編「彩繪學科」引稱其為「文史哲科系」代表人物，並獲得「關懷台灣基金會服務獎」、98年以筆名 Babuja A. Sidaia 出版短篇小說集〈A-chhun〉、2000年以筆名 Asia Jilimpo 出版散文集〈pha 荒的故事〉、2002年出版〈陳明仁台語文學選〉、去年榮獲第15屆榮後台灣詩人獎。

### 美女愛唱台語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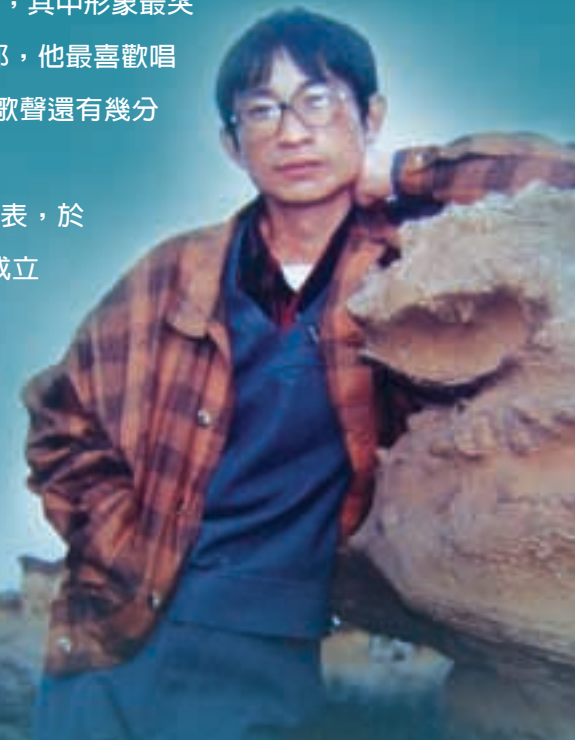
從小對文字和旋律就很敏感的他，收音機裡播放的台灣歌謠他可以「過耳不忘」，從歌詞中也瞭解語言美化的功能，因此他日後寫詩，也喜歡口語化的文字，例如：「星未發光時，雲找無存在的意義」文字淺顯易懂，但每個人體會不同。

從他的小說中不難發現，台灣歌謠早已在他的血液中循環，在人物的塑造上，美女的標準，除了皮膚白皙細嫩外，喜歡唱台語歌是相當重要的典型，例如〈海口故鄉〉的阿彩、〈油菜花〉的阿韻、〈青春謠〉的女教師林美純、〈咖啡物語〉的芳芳，每個角色的受教育程度不同，但都喜歡唱台語歌。

在他的小說情節中，台灣歌謠也適度扮演人物傾訴心情、展現個性的重要媒材：〈海口故鄉〉的《再會夜都市》、《夜霧的港口》；〈油菜花〉的《田庄兄弟》、《黃昏嶺》；〈青春謠〉的《望你早歸》、《春風歌聲》，其中形象最突出的，當屬〈A-chhun〉中那位歌聲就像地下歌手的賣搖鼓郎，他最喜歡唱洪弟七的成名曲《離別的月台票》、《懷念的播音員》，而且歌聲還有幾分神似。

堅持創作台語文學，卻缺乏一份台語文學專業刊物可發表，於是他找來一些志同道合，有心奉獻台語文運動的朋友，合力成立〈台語文罔報〉，面對國內台語文學的舉步不前，陳明仁強調：「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，要推廣語言教育體系應該訂出一部『拼音方案』，這樣國內各種族群包括台語、華語、客語、原住民各族語言，甚至外來語，都可以因應。」

喜歡唱歌的陳明仁，受訪時還會唱唱別人為他的台語詩譜曲的歌曲，堅持以台語文做全方位創作的他，目前正埋首於書寫平埔族漢化的長篇小說，「雖然台語是傳統，但是可以用世界各國的觀念來創作。」陳明仁不僅希望透過台語詩歌讓台灣人聽到這塊土地的聲音，也要用文學創作，讓全世界聽到台灣的聲音。



▲ 陳明仁 1989年和同樣熱衷黨外運動的王明哲合作寫過不少歌曲。（郭麗娟翻攝）